

仙居革命故事

1987

仙居县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 编
仙居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仙居革命故事

仙居县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 合编
仙居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一九八七年四月 ·

一代英烈金永洪

徐 迅

仙居境内峰峦叠彩，云缭雾绕，溪流纠缠，飞珠溅玉，还有那情趣各异的八景，人说仙居是神仙住的地方名不虚传。

八景中有一锦凤岩，活脱脱一只振翅欲飞的风。在其右边翅膀下有个数十平方米的岩洞，岩洞里原来有一送子娘娘，在她身后的阴暗处有一滴水终日在那里隔三差五的往下掉，虔诚的讨子者伸着手在暗处接水，若手心着水便有“贵子临门”，如水滴在指缝间，便有“千金降生”，因为送子娘娘屡犯“错误”，已被迁回天庭原籍，庙也不复存在，可是那一滴山水仍在日夜滴淌，这是为什么？锦凤岩便会告诉你：这是为了一代英烈共产党员金永洪的事迹而流的眼泪。你看到我那被雷公劈去一半的嘴角吗？那是因为我不愿陪伴玉皇大帝而受到的惩罚，我要留在这里，永远陪伴着烈士的英灵，听着六都坑水滨，叙述着金永洪那悲壮的一生。

他的事迹可歌可泣，他的为人刚烈不阿，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如磐石，他牺牲时的壮烈更是山河为之饮泣，天地为之动容！

一、血气方刚好喜佳

金永洪出生在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他落地后的第一声“哇”，响在横溪区溪口乡新罗村。

小永洪咽着苦水，伴着磨难长到一十五岁，他没有文化，有的只是仇恨。宣统皇帝倒台那年又遭旱灾，看得见碗底蓝瓷花的玉米

糊也已经是上顿不接下顿了。可董坑口的王老财又派出狗腿逼租讨债，把佃农们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愤而打死一个前来催债的凶神恶煞的走狗，金、王二姓更是不共戴天，王老财不时派出地主武装前来新罗村寻衅闹事，金永洪生性刚烈，早就按捺不住满腔怒火，他操起打野兽的火枪，瞄准走狗，“呼”！一声击中一名，其余的忙抬着受伤的，夹着尾巴溜走了。

金永洪乐得一蹦老高，他第一次尝到了反抗的甜头，浅浅的经历，使他根本不顾及后果，照样上山砍柴，下市卖柴的以资家用。

一天，他又挑柴去横溪赶市，被埋伏在炮坎的地主走狗抓去。

王老财原想一个小小喜佬不难对付，无料着金永洪严刑吊打不屈服，一只耳朵割得鲜血淋淋，几乎掉下来，他用手捂住，鲜血顺着指缝流出来，他一言不发，二只大眼睛盯着王老财，象二把复仇的剑，直刺王老财心窝。

新罗、金坑口两村的金姓父老兄弟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不惜卖掉了莹田才将金永洪赎回。

赎回家的金永洪感激之余，常恨自己枪法不准，要不那天打死他几个，死也值得。他这样想也这样做，他与村里的后生苦练枪法。春寒料峭他薄地托砖；盛夏酷暑他汗湿枪托；秋风萧杀他卧热黄叶；寒冬腊月他卧雪瞄准。柴月花开了又谢了，谢了又开，终于金永洪练就了百步穿杨的真功夫，长成了堂堂正正的硬汉子。

野兔、雏鸡、黄鼠狼、野猪常在他火枪下丧生。连老虎、豹头也休想从他的准星前逃命。连王老财也不敢再对新罗村轻举妄动了。他怕自己哪一天也成为在荒山野草间垂死挣扎的畜牲。

打猎是为了养家糊口求温饱，但命都不存何来温饱，金永洪那两只喷火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王老财和狗腿们，他要买洋枪，与后生

们一凑头，决定从牙缝里挤出钱买枪。

枪买来了，一支支崭新的步枪，可乐坏了深山冷岙里的喜佬，他们爱不释手，东摸一下，西弄一几。突然“叭嘎”一声，金永洪只觉得上唇一麻，他忙用手一捂，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喜佬们慌了手脚，围着满脸鲜血，人事不省的金永洪大叫。

金永洪没有死，他被后生伴弄走火的枪子崩裂了上唇，疼痛难忍昏了过去，从此“缺嘴洪”的大号便叫上了。

他自己也未曾想到，这缺嘴洪的外号会叫遍永嘉、永康、缙云几县，竟然叫没了金永洪这个真名。

缺了嘴的金永洪，连日来感到心中也缺点什么，但又讲不出，直觉得人做得憋气，他老在想，土老财虽然不敢轻易上门，可他吃的是大鱼大肉，穿的是绫罗绸缎，我有一手好枪法，日夜死做，仍旧过着数米粒，拷柴头的穷日脚，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问最要好的堂弟小奶弟，问后生伴、问老班辈，可谁也回答不了。

二、深山采了引路人

金永洪家来了二位客人，新罗地方小，一下子传遍全村，这二位穿长衫裤外路口音的，讨讯金永洪家后，一进去就未见出来，他们是谁？来干什么？

金永洪也不认识他们，听说是慕金永洪的好枪法来学艺的，可是一开口全不提打枪的事，全是金永洪百思不解的那些道理。金永洪是越听越开窍，一次又一次的谈话，使金永洪知道了共产党，还知道这是穷苦百姓自己的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党，越谈越投机，真是相见恨晚。他问他们到哪里可以找到共产党？

看着这位热血男儿，二位陌生人这才亮出了他们的真正身份——共产党员。

原来操永康口音的叫楼其团，是中共永康中心县委委员，操缙云口音的是中共缙云县委的武装委员。因为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党的活动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村，楼奉永嘉、永康县委的指示，到我县西区发动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一个找的是小有名气的金永洪，果然名不虚传，经过几次谈话，阶级觉悟日见提高，二人便高兴地做了金永洪的入党介绍人。

入党后的金永洪革命干劲倍增，成了西乡第一个支部的组织委员，短短的二个月他到金坑口、过老屋基、走溪坪、闯石壁，访郑岩，向佃农们宣传革命道理，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很快就组织了三、四十人的农民武装，他带领这些人参加了浙西工农革命军，后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三团。

从此，金永洪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一页，在仙居的史册上熠熠生辉。

三、百折不挠的指挥官

他的战斗经历几日几夜也讲不完，他的足迹遍及仙居、永嘉、永康、缙云，他的故事充满着传奇色彩，下面只剪辑他部分的战斗和功绩。

1、龙潭头克敌有奇招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胜仗，金永洪都已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连伪省政府也深感头痛，一九三二年一月，伪国民党省政府专门设立了“监台剿匪指挥部”由李杰三任指挥官，以“浙保四、五团的全

部力量来对付我军，四月十三日驻温的“浙保”四团由九乡团配合，共五百多人从永嘉向龙潭头进逼，浙保五团则在—三都堵截。另一股主力从溪头岗、金村下坑、石壁坑三路向新罗进攻，准备给我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金永洪率部还在龙潭头休整，对敌人如此周密的作战方案一无所知，刚闻敌情，已经兵临山下了。金永洪大叫：“马上撤出村子，占领山头，控制有利地形”。

可是未等撤完，敌人已蜂涌而至，战士陈洪茂等人临危不惧，人自为战，在村中间敌人开火，年过古稀的老农张桂榜、张桂岳等也豁出老命，操起了火枪，金永洪马上带领人员开枪。霎时村中的枪声和着四周的枪声响作一片，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当兵的抱头鼠窜，当官的混里混沌，搞不清这金永洪打的究竟什么战，未等搞清，已丢下了十多具尸体，抬着举着二十几个伤员仓惶逃命。

这批残兵败将一直逃到永嘉境内的大岙乡惊魂未定，只见当地劣绅连跌带爬来同长官报告：“刚——刚才接——接到雷高升急信，要我备——备八十桌膳食，请求长官保——保护”。结结巴巴，好不容易讲完。

长官一听八十桌？头都吓大了，八八六十四，六百四十个游击队员，怪不得刚才遭到内外夹攻。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管得了别人！还是赶快逃命吧，不管大雨倾盆，这批惊弓之鸟又遠遠逃离大岙。

原来这雷高升是一九三一年六月奉中央军委命令返浙南重新组织武装斗争的金永洪的领导人，也是现在的战友。

这一仗，打得敌人从此不敢再长驱直入的进攻老区，而是变着法子步步为营，在各山卡要隘设防的方法。

斗争更趋艰难了。

2. 骑马坑伏击歼顽敌

武装斗争的千难万险，就象大浪淘沙，淘出闪闪发光金永洪似的黄金品格，也冲出了沉泥的积沙，随着斗争的深入不断有人变节自首，特别是原自己部属王钦段和吴小胡一投敌即充当敌人的鹰犬，到处带敌追捕金永洪，又加敌人象条疯狗似的对老区实行一系列酷政，他们移民并村，搜山、封山，烧杀轮番进行，可金永洪仍没屈服，特别是老领导曾高升中圈套壮烈牺牲后更使他认识到，对敌人只有斗争到底别无出路。

一九三二年的八月二十四日，国民党浙保第五团机枪连及仙居保卫团基干队500多人，闯至新罗，抢走群众的鸡、羊、猪牛，再一次烧毁刚搭好不久的茅屋。

金永洪得讯后，马上与金小奶弟说：“今天要他们把羊骨头吐转出来”！他即带领精悍人员，直奔这批歹徒归路的必经之地骑马坑，一路上，他想得很多，这新罗村四月份刚受过一次洗劫，今天又再度遭劫，叫他好不心痛，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上次动后的新罗，那是龙潭头打了胜仗，可新罗失去主力，在那里负责指挥的金培地牺牲，敌人把新罗烧成一片废墟，断壁残垣丝丝地冒着青烟，姐妹大娘在呼天号地，想到这，他不由叫了一声“快”！把队伍速速拉到郑岩附近的骑马坑埋伏。

敌人新罗未抓到金永洪，烧、抢了一阵便松松散散地返回，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找也找不到的金永洪会在这里碰上。

见到敌人已进入伏击圈，金永洪那一声稍稍漏风的“打”引发了无数复仇子弹，霎时就击毙六名，打伤五、六人。

猝不及防的敌人，哭爹喊娘，搞不清究竟遇到多少金永洪部属，只得速速逃去。

这一次战斗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干部战士和群众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四、心明眼亮志更坚

雷高升与金永洪被几十倍于我的敌人围困在不到二百平方公里的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中部队的给养断绝了来源。一九三二年五月初，雷高升与金永洪决定，分散活动，雷高升带领永嘉籍人员回永嘉一侧，这样可以缩小目标，有利于解决部队给养。

决定是决定，当真要分手时，两人紧握的手久久不愿分开，再三互勉要坚持斗争。

近一年的浴血奋战，多少次出生入死，二人都在一起，可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今朝分手说不定就是生离死别，实在是出于无奈，才这么做。金永洪一直目送雷高升一行消失在深山密林间，还久久地立在原地，他深深为老领导担心。

他们到永嘉后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雷高升到永嘉后，仍未摆脱敌人包围，粮弹短缺又孤立无援，又逢敌人改单纯的军事进攻为“剿抚兼施”，屡遭败绩的敌人采取更狡猾的手段。他们送信给雷高升部，答应给予最新的武器装备，还有充足的钱粮，还答应封雷高升为永嘉巡辑队副队长之职。

雷高升眼看着自己的队伍濒于覆灭，他决定假受招安，争取时间，待机再干的决定。他想劝金永洪一起下山，他认为这是最好的上策，就派人通知金永洪，叫其到岩头集中。

金永洪一接到通知便急急上路，那送信的只是说到岩头集中，

并不知内情，这更急坏了金永洪，他猜想一定是老领导来求援的。

一到岩头附近，想不到全无战事，自己一路上大汗淋漓，心急火燎，这儿竟碰见二位愁眉不展的雷部的二名骨干戴时妹和罗玉兰。他们一见到金永洪便一拥而上，都急于把事情告诉金永洪。

原来是这样，金永洪紧闭着缺嘴，好一阵不吱声，过后，他问：“你们准备咋装装？”

想不到这二十几个人反而问金永洪咋装装，雷老升是他们的老领导，是他们信得过的人，秘书叛变投敌，红三团团长叛变，参谋兼政治部主任自首，雷部丝毫没有动摇，这次也是为他们好啊。

金永洪的脑子里转的全是敌人狡诈凶残，他把手一挥说：“决不受招安，假的也不去，敌人这次是糖霜嘴砒霜心，牙齿出在肚里，决不能上这个当”！

“金大哥，我回去咋交代”？送信人问。

“你就这么说，他如果一定要去，那只好温州归他们自己，仙居归我们自己”！一字字落地有声，一句句群山回音，他断然拒绝了与雷高升一起下山，并以他那坚定不移的刚烈，吸引了雷部那二十几人跟着他一起返回仙居。

雷高升终于在五月二十三日率七十等人下山，一到岩头，只见杀气腾腾，再想对抗，已来不及了，结果在接头地方岩头的东宗祠堂，当场被对方击毙二十二，人，剩余人员被捕，雷高升面对着血肉模糊的二十二具尸体仰天长叹：“悔不听金永洪的劝告，同志们，你们没有战死在战场，却阵尸在这里，是我把你们害啦”！想冲上去一拚了之，但寡不敌众，束手被擒，与其他六名骨干，被捕至温州枪杀，临刑时他高呼“共产党万岁”！他抱着对岩头死难者深深的愧疚离开了人世。

噩耗传来，金永洪悲痛不已。

原十三军第三团政委楼其团闻讯后，与李济邦历经艰险，跋山涉水来到金永洪部队作了指导和鼓励。

金永洪面对着自己的领导人激动不已。党没有忘记在这里浴血奋战的勇士们，他请上级党委放心，只要金永洪还有一口气，决不让国民党反动派闹安稳觉，一定把斗争坚持到底。

看到金永洪经受了这么严峻的考验，已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楼其团感到由衷地高兴，他们激动地向党中央报告：赴台属仙居，温属永嘉等县组织军队颇有成绩。

五、严惩劣绅爱人民

金永洪被省政府发令，以300大洋悬赏捉拿，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然而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无一人想得这个白肉钱，他们想着金永洪对他们的种种好处，特别是巴堂村的一位老伯，他永远也忘不了金永洪冒着生命危险，把他送回家，并亲自对他陪礼道歉，说是对部下教育不够，其实老伯心里明白，他们实在是逼得没吃没穿才把他叫去，要他交粮的啊！

可金永洪说，再穷再饿，也决不侵犯老百姓。他曾逼不少地主老财交枪出钱，只要他们老实不与红军作难，金永洪也决不为难他们，金永洪知道，只有对那些鱼肉乡里的劣绅才给以严惩，不惩罚这些恶霸，老百姓是不会真正发动起来的。

他就挑中十三都的大土豪翁兆宣开刀。

这个翁兆宣是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五毒俱全的恶霸，他会做道场，手中摇着道士铃，十三都没有一家他不带敲榨勒索的，是个十三都的头面人物，他自封自任十三都保卫团团总下设四个分

团，上与皖淮保卫团总方治廷一络，自认为有实力，不接受红军劝告，还在村里筑起围墙，想与红军负隅顽抗，阻挠红军游击队的活动，一方面仍继续欺压百姓，当地群众编了这么一首顺口溜：山外有个齐育仙人（做道士的土豪劣绅）山里有个翁兆宣，一杆枪一支铃，上捧官府下欺民，有钱有势有名声，铜翎银子送上门，此人如果除勿掉，百姓休想得安宁。

金永洪就命令十三都游击队将他镇压，镇压了翁兆宣，下属的四个分团也树倒猢猻散，从此金永洪领导的游击队更是深得人心。

六、铮铮铁骨照汗青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虽说是清晨，但天气沉闷，隐蔽在金坑口白岩山下石力坑山洞里的金永洪一大早醒来，睡意全无，心中默默悼念着已经牺牲了的战友，他们的音容笑貌在他眼前浮现，最危急关头，警卫员叫他一人冲出去，是时凭着自己的胆识，他是能够拚出去的，可是怎忍心丢下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友，自己是个党员，怎能苟且偷安，他摇着警卫员大叫，要死就死在一块，他不自觉地冲口而出，可是警卫员早已不在人间，他永远忘不了警卫员中了敌人的埋伏，被打死的一霎那惨状。他不会再回来了，永远不会再回来。

他现在只身一人，不知打散后的战友们现在何处。是生是死？他都不知道，他拿过二块芋头，点燃了松毛丝，架上枯枝败叶，他盯着飘向洞口的缕缕青烟，想自己若能变成一缕青烟多好，回家去看看妻儿老少，二小子大概又长高了吧，一边又不断想着这么多年的斗争生涯……

突然，他听到洞外一阵悉悉窣窣的响声，他警惕地摸火种，

迅速从腰间拔出木壳枪，这时洞外已是热闹非凡，“抓活的”。“不要让他跑了”！

金永洪一言不发，只用两眼紧盯洞口，来吧，今天豁出去了，来一个收拾一个，来两个枪毙一双，有个不知死的在洞口这么一探头，“砰”！连声也没吱一下，“砰”便永远扑在地上了。

外面当官的在逼当兵的冲进去，当兵的抱着枪直往后缩，无奈。又有一个被推到洞口，金永洪瞄准后准备再扣扳机，卡壳了，在这关键时刻，枪卡壳了，要想处理故障已经来不及了，敌人已涌了上来，他索性往前一跃，把枪摔得老远，赤手空拳冲入敌群，他决心拚死一个够本，拚死两个上算，他就近抓过一个，紧紧不放，两人抱作一团，你死我活，在地上滚动拚搏，直到把对方骑在胯下，他正准备结束了这条狗命，可已被一拥而上的敌人生擒活捉，寡不敌众啊！

抓到金永洪，敌人如获至宝，他们把他押到县城、临海等地示众。示众到那里，金永洪便宣传到哪里，无奈。

严刑敲打，威逼利诱都无济于事，十五岁的金永洪尚不怕挖眼割耳。而早已是领兵打仗的共产党员，难道还怕你们这些鬼花样，他忍不住又喊出了在巴堂村宿营时睡梦中的话，黑夜再长天总会亮的，天下总会反过来走共产主义的”。

束手无策的敌人，拿出最后一着。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嵎滩上空乌云滚滚，压得人们人头隐隐作痛，远处断断续续有几声雷声，成群的荷枪实弹的浙保六团匪兵押着五花大绑的金永洪向嵎滩村外走去。

金永洪知道最后时刻到了，他想自己战斗一生，今天死也要死出个样子来，他昂首挺胸，凛然一身正气，他大步向前走去，他好

象感到身后有许许多多的人，正跟着他走来。

在一片荆棘丛生的荒滩上，金永洪被逼停下，他用尽平生力气，仰天大喊：“杀了我不要紧，共产党杀不尽”！

气吞山河，天地为之动容！

一代英烈金永洪，他的陵墓座落在金坑口村，他的形象铭刻在后人们心中，他的名字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永存，他那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高风亮节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金永洪烈士纪念馆
金永洪烈士纪念馆

一九八七年四月

我的枪膛枪膛里还有一颗子弹

一兵

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早晨，天还没亮，我们浙南青训班学员
们已经起床在平。仙居革命一支队故事或者要
筒论，腰间缠着长米袋和小包裹，有的同志还携有几颗手榴弹。
子弹很少。我只有一颗，已上在枪膛里。

几个月前，我们这些青训班的学员在平阳县，我们曾经是国民党学
生，由于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暴虐统治，由于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暴虐
统治，我们学习党中央有关文件，所以，我们学习党中央有关文件，
不久，南下干部来到我们浙南地区，不久，南下干部来到我们浙南地区。
七月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八一团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八一
团在草坪上时每一个学员的心充满着在草坪上时每一个学员的心是
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进攻！接收国民党仙居县政权！

队伍出发了，尽管山峦崎岖，但行军之速，约八时许，队伍
已穿过双溪峡谷而到达王宅镇，忽然枪声频频，我们受令立即前
伏隐蔽。

说实话，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大多恐怕还是第一次听到枪声，
不知如何发生。仙居县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合编
仙居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一九八七年四月

我们已步入新的时代，沿着革命道路前进，
历史历历可见，归心似箭，正向东南，唯有西北方向尚未完全解放。
还：名字后面：一个是从湖州同志：一位是国光同志。

我的枪的枪膛里还有一颗子弹

· 一兵 ·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八日早晨，天蒙蒙亮，我们浙南青训班学员们已经集中在草坪上。每一个学员身上背着一支“土块五”或者套筒枪，腰间缠挂着长米袋和小包裹，有的同志还稍有几颗手留弹。子弹很少，我只有一颗，已上在枪膛里。

几个月前，我们这些青训班的学员多是国统区学校里的青年学生，由于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暴虐统治，毅然离校，投奔到这里的革命根据地——中共仙临黄边区党委驻地上张。几个月来，在青训班里，我们学习党中央有关文件，听取老师讲解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不久，南下干部来到我们根据地，接着传来了令人欣喜若狂的捷报：七月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八六团胜利地解放了仙居县城。此刻，站在草坪上的每一个学员的心充满着美好的憧憬。我们武装待发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进城！接收国民党仙居县政府！

队伍出发了，尽管山道崎岖，但行军迅速。约八时许，队伍已穿过双溪峡谷而到达王宅盆地。忽然枪声频频，我们受令立即匍伏隐蔽。

说实在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大多恐怕还是第一次听到枪声。不知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南下同志（其中有两位我已经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手持木壳枪，蹦上小丘，观察敌情。从观察到的情况判断：我们已经进入匪特的伏击圈。沿途东面蜿蜒的山坡上匪徒历历可见，归路已断，正面受阻。唯有西北方向尚未发现匪情。汪（名字）后面：一个是李根州同志；一位是田允尚同志。

我可抢占高地坚守待援。于是，我们冒着敌人的弹雨，穿林从，蹚溪涧，翻山越岭，终于脱离了敌人的射程。到达荷香村。这时已近中午。我们这些学员出身的人才真正懂得“精疲力竭”这个词的全部意义。幸得一位老太婆送来一罐南瓜汤充饥解渴。才感到身上还有一点力。稍稍休息后，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艰难地爬上了荷香山。

我们的武工队已分别占据几个要点，架着机关枪。我们这些没有打过仗的战士，被安排在第二道防线。战斗不利时，准备再撤退到狮子山坚守。敌人向阵地靠近；但枪声却是渐渐地稀疏起来，以致我们能够宽松的回想，探索各种问题，在阵地上说东道西了。

据熟悉乡情的同志说，这一带是“剿共”副司令郑文理的老窝。此人大腹便便，脚走八字，摇摇摆摆，人称大洋鸭。为裹胁异己，曾一度与我地下武装有新联系，但不久暴露了真面目。此刻面临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而作垂死挣扎。妄图一举把我们消灭在这里。据说，他在这一带已剿集匪徒达七、八百人，十倍于我。但他们毕竟是乌合之众。于地下武装的威力，一时不敢强攻，正纠合各股匪头目商议云云。

太阳渐渐向白岩山降落。我下意识地感到一场恶战将要开始。果然，在南坡有一些匪徒摇旗呐喊地爬上山来。我们武工队的机枪开始呼啸，一次又一次地把匪众压回去。我正面的山坡底下，有匪徒移动，一个扛大旗的在一坑岩石的背后闪了出来。前沿的武工队机枪也响了。敌人的子弹从我们的后背飞啸过去。一颗子弹飞去了我机枪手的一块头皮，一个战士顶上去。可足子弹已经打完，机枪哑了口。匪徒向东、南两个方向蜂拥上来。我们已经能够模糊地看